



大雪陪我们过大年

放寒假了，快过年了
天气却突然起冻冻了
雨水都落地成冰
树枝上，屋檐上
都挂上了长长的冰溜溜

接着天空便飘飞着大雪了
大雪原来是水
水的一生很辛苦
她辛辛苦苦做人类的朋友
白发苍苍了才来到人间
她是想念小朋友了
想看看我们怎么度寒假
陪我们滑雪、打雪仗、堆雪人
还想陪我们欢欢喜喜过大年
想感受小朋友的幸福和欢乐

做完这一切她真的累了
累了的她又怕那些小草小树挨冻
便躺在大地上不走了
为小草小树当被子
她厚厚地为它们盖上
让它们暖暖和和地做梦
让它们在梦里青青地长
在梦里含苞育出花骨朵
好在年后的春天里怒放花朵
让大地更加美丽多彩

雷声是大雪亲人的呼唤

小年后二月四日立春
雷声便远远地隐约传来
那是大雪亲人的呼唤
大雪不能在大地上久留
她还有重要的事，得赶回去
在年后得化作春雨
让大地从沉睡中快些醒来
好帮助人类春耕育种
完成种子的梦想
哺育种子生根发芽
长成健壮的庄稼
让人们在庄稼下乘凉
为人类结出丰收的硕果

从高处流向低处

水是从不留恋高处的
这是它自小便有的好品德
它从小也有一个理想
那就是从高处流向低处
成为小溪、大河
负载着小舟、大船
从这边码头到那边码头
完成人类过渡的嘱托
直至成为浩瀚、宽阔的大海
负载着大船远航
完成一次伟大的远航
为国家为人类
传播着友谊和温暖
就是不能流入小溪、大河
成为大海的一分子
也要流向低处
积蓄成山塘、水库
完成灌溉和抗灾抗旱的使命
或发电转换成电能
化作山乡人夜的星星
给做游戏的小朋友带来光明
也给行路的百姓点上灯光
一心造福于民....

从低处到高处

水也能从低处到高处
那要走过熬晒蒸发的过程
水分子化作成水雾云朵
也得走完九死一生的历程
水雾成为云朵去到天空
云游到天空每一个角落
哪里有干旱就变成雨水
从天上落下来
赢得人民的欢呼
换来大地的丰收

有时等到头发白了
身体也都白了
还得落下来
便成为纷飞的大雪
成为孩子们的好伙伴
也赢来大人们的欢呼
——瑞雪兆丰年呵

这就是水的一生
总在为人类忙碌
辛辛苦苦奉献一生

红色桑植北部腹地有一条罗峪河。那里河水清澈，风景秀丽，山峦起伏，绿树葱葱，鸟语花香，人们倚河背山而居。一幅恬静美好的田园风景图画，就这样被静静地定格在这个并不起眼的山旮旯里。

罗峪河，是一条美丽的河，它从历史深处缓缓走来，跨过风霜雨雪，经历烽火烈焰。她像一位时间的老者，喉咙里发出浑厚的淙淙声响，永不停歇地向人们诉说着那些可歌可泣的红色传奇。那一天，我们驱车慕名来到罗峪，怀着无限敬仰之情，瞻仰罗峪整编旧址。在这个漫山遍野都是革命故事的地方，眼睛被优美的自然风光吸引，思想被坚定的红色信仰折服。走进历史，倾听故事，开启一次特别的精神之旅。

到罗峪旅行，必须要了解一段红色历史故事，这就是著名的罗峪整编。一九二八年七月，在崇山峻岭包围下的罗峪，一群衣衫褴褛的共产主义者，他们痛定思痛后坚定地高举旗帜，点燃信仰的火炬，更加义无反顾地将革命进行到底。

站在罗峪整编旧址前，一字排开的木房子首先映入眼帘。再走近仔细观察，发现房子应该被整修过，新添加的木板散发出淡淡的松香味。主体结构还是原来的，柱子是陈旧的，散发着岁月遗留的黝黑，斑驳凹凸的板壁上镌刻着各种历史的印记。左前方一棵古树枝叶繁茂，身姿挺立，向阳而生。看到我们来访，正在休憩的老人十分热情地招呼落座。她是房子的主人，一位九十岁高龄的老奶奶。她告诉我们，她是革命烈士的后代，父辈和贺家是族亲，那时候跟随贺龙闹革命的人很多，没有回到家乡的也很多。

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但老人很清楚，在这栋房子里发生过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贺龙整编部队的事。她断断续续的讲述着，结合自己的认知，那段烽烟弥漫的革命历史逐渐清晰起来。

我坐在旧房子里的一间小屋里，听老人讲故事。那年底，南昌起义部队

罗峪

□王辉

南下潮汕失利，贺龙主动请命回到湘西重建队伍，组成中共湘西北特委，返回湘西，发展革命武装，建立工农政权。工农革命军在县城打响第一枪，桑植起义的熊熊战火燃起。

得知桑植起义消息，国民党反动派极为惊恐，很快组织兵力围攻桑植县城，工农革命军奋起反抗。遗憾的是在洪家关、栗树垭、苦竹坪三战失利。部队被打散，团长李云卿阵亡，特委书记周逸群被迫转往洪湖。贺龙、贺锦斋、王炳南在龙潭坪、桥自弯、罗峪一带收集失散部队。

罗峪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山寨，红军到达罗峪后，很快得到群众的支持。罗峪群众与红军战士心连心，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感情。红军指战员却高兴不起来。因为革命遭遇如此大的挫折，贺龙意识到部队存在严重问题。党的领导和政治思想缺失，没有铁的纪律，部队就像手里的一把豆子，手一松就散了。

罗峪的军号照常响起，红军战士紧急集合。聚集起来的部队，很多都是奔着贺龙的个人威望而来。没有党的坚强领导，没有统一的奋斗目标，没有严格的军事训练。实践证明，这样的部队很难打胜仗。针对这些问题，贺龙下决心要整训部队。

罗峪寨子迎来了阵阵清风，太阳暖暖地照在山岗。一九二八年七月，中共湘西特委代表陈协平带来了中共中央和湖南省委的指示。根据这些指示精神，贺龙开始在罗峪整训部队。在部队设立党代表、建立党支部，发展党员，积极发动群众，宣传土地革命和苏维埃政权建设，清洗动机不纯分子，处分违反纪律干部，实现了党对部队的绝对领导。

那年，罗峪寨子热闹非凡。八月一日，贺龙在罗峪召开南昌起义一周年纪念大会，宣布将部队整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全军一千五百余人。

罗峪整编后，按照中共湖南省委指示，贺龙率部支援石门的南乡暴动，因情报缺失等原因，遭遇国民党军疯狂围

攻，参谋长黄鳌、师长贺锦斋牺牲，部队锐减至两百多人。不服输的贺龙，辗转抵达桑植和鹤峰交界的堰垭一带，在大姐贺英的支持下，再次整编部队，遣散老弱病残和动机不纯人员，同时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称红四军。

罗峪整编，让红军战士思想上有了大改变。他们更加相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经过整编的红四军，有了党的坚强领导，明确了为理想信念而战，不为个人利益而战，从此走上了健康发展、不断壮大的革命道路。不久，红四军攻占鹤峰县城，建立政权，形成武装割据。红四军再次进攻桑植，攻占洪家关，攻破桑植县城，成立桑植县委和苏维埃政府。贺龙一鼓作气，巧用“诱兵之计”，设伏南岔，击毙国民党军副团长；巧布“空城计”，在桑植县城附近的赤溪，歼灭湘西王陈渠珍下属向子云部三千多人。

罗峪整编后，捷报频传。南岔、赤溪大捷，是红四军建军以来取得的最大的一次胜利，全军达到四千多人，桑植和鹤峰连成一片，湘鄂边革命根据地形成，桑植起义取得决定性胜利。共产党带领桑植起义这支部队不断壮大，辗转湘鄂西，奔赴长征，西北抗击日寇，解放大西南，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立下不朽功勋。

太阳暖暖地晒着罗峪山寨，小佛仿佛还在述说着当年的故事。从罗峪旧址老人零零碎碎的讲述中，我们再次重温了桑植革命史，感受到革命者的英勇无畏，领悟到理想信念至高无上的光辉。

走在回城的路上，我回望罗峪整编的那间小木屋，脑海里依然浮现着革命先辈们伟岸的身躯，鲜艳夺目的红旗，高高举起的火炬。那是一种多么崇高的信念啊，这信念是一种情怀、一种境界、一种超越、一种品质，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永远继承和弘扬下去。

翻越那座山

（小小说）

□魏咏柏

后，他没在家过年，又回到了城里。万念俱灰的大民依旧送外卖，但是三天钓鱼两天晒网，业绩一落千丈。每天回到出租屋，他至少要喝半斤白酒，然后行尸走肉般躺在床上。只有打开手机，翻看女儿的照片和视频时，他才感觉自己又活了过来。

爸爸，你看我画的画。视频里，妞妞举着一幅彩笔画的画，画里有个男人，有个女人，两人一左一右牵着一个小女孩。妞妞说她画的是爸爸妈妈还有她。说完，妞妞开心地笑起来。视频里的妞妞笑容灿烂，声音清脆。大民指尖触摸着屏幕，好像能够感受到她的温度。

妞妞，爸爸好想你哇！大民掩面痛哭，他记得女儿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拥抱，每一声“爸爸”的呼唤。可是现在，什么都没有了。那段时日，他常在梦里翻越一座山，无论怎么努力，就是翻不过去，累得他气喘吁吁，大汗淋漓。

这天，大民的摩托车在寒风中奔驰，头盔下是一张被岁月磨砺得憔悴沧桑的脸。

起火了，快来救火啊！刚进入小区大门，大民听到一阵呼救声。循声望去，看到一栋楼的四楼窗口浓烟滚滚，一个小女孩趴在窗边哭喊。

楼下，一个女子哭喊着想要冲进去，被好心的居民拦住了，说这么大的火，你怎么能去，还是等消防员来吧。

大民的心被狠狠刺了一下，那一刻，他想到了女儿妞妞。大民撤下摩托车，快步冲了过去。刚跑进楼梯通道，一股浓烟呛得他不能呼吸，连眼睛都睁不开，无奈只得退回来。他抬头一番观

察，将目光停在外墙落水管上。大民双手抓住管道，脚蹬墙面，敏捷地爬了上去。幸运的是，防盗窗上有个逃生小窗。他打开逃生窗，背对着小女孩，说：别害怕，爬到我背上来，我带你下去。

小女孩脸上全是黑烟和泪痕，犹豫片刻，她快速爬到大民背上。

搂紧我的脖子，千万别松手！大民的声音坚定而有力。

大民背着小女孩，顺着落水管一点一点向下移动。忽然，他左手一麻，低头一看，原来是被固定落水管的卡子划了一条口，鲜血直流。

叔叔，你的手流血了！小女孩关切地说。大民满不在乎地说：没事，我们马上就安全了。

两人终于顺利回到了地面。女子跑过去，扑通一声给大民跪下，连声说：谢谢，谢谢！大民忙拉她起来。她转身搂住小女孩哭道：都是妈妈不好，你要有个好歹，我怎么跟你爸交待哇。

大民捂着受伤的手，看着眼前的一幕，不由百感交集。

一会儿，消防车拉着警报开进小区。消防员同时出两支水枪，里外夹击，很快将火扑灭。

从此大民换了个人似的，他戒了酒，每天按时上班，按时睡觉。他又成了同行们眼里的“单王”。也是奇怪，自那以后，之前常在梦里翻越的那座山，再也没出现过。

腊月二十四日，是老家过小年的日子。那天，大民拎着大包小包，踏上了回家的路。

我和弟媳很幸运地遇上了一位好婆婆。几十年来，彼此和睦相处，亲如母女，婆婆人前人后把媳妇夸成一朵花。婆婆虽然不识字但识事，且记忆力强，又十分健谈，爱讲白话。婆婆的白话内容丰富，如一本无字的书，讲述她一生的历程，也折射出一个世纪的缩影。

婆婆大名邓大妹，勤劳善良，知情达理。她的一生，前半辈子苦难劳碌，后半辈子福寿双全，用她自己的话说叫“先苦后甜”。她出生于慈利县喻家嘴岩门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早年双目失明，家中一切靠母亲一人支撑。母亲共生育了十个儿女，先后夭折七个，最后长大成人的仅剩婆婆和一个哥哥、一个弟弟。岩门坡地处慈利西部。解放前，这里“天高皇帝远”，贫穷落后，时有匪患，民不聊生。婆婆五岁那年，家乡又一次遭湘西土匪洗劫，烧房劫财抢女人，闹得鸡飞狗跳，一片狼藉。她母亲带着全家出逃，星夜翻茅花界投奔竹叶坪亲戚。从此，一家人寄居于街道一角的一间破茅房，靠租地种，砍柴卖艰难度日。婆婆小小时，天天跟着大人上山割茅草日子。

那时，天下乌鸦一般黑。竹叶坪位于慈桑交界，是慈利通往湘西、湖北的必经之地。官兵、土匪、商贩、三教九流，皆往来于此，穷苦百姓天天过着担惊受怕的日子。婆婆说：小时候最恨的是土匪，最怕的也是土匪，躲土匪是家常便饭。在茅花界与竹叶坪之间，有一条峡谷叫漫岭，阴森可怖，十几里无人烟，两侧万丈峭壁，古木遮天。峡谷西边的半腰有几个天然大岩洞，是当地人们的避难之所。土匪来临，大家闻风躲进洞里，抽掉悬梯，用树枝茅草将洞口伪装，洞内的人观察得到外面的动静，而外人则很难发现崖壁上的岩洞。为避免土匪抢劫，各家稍好一点的物资和粮食，皆藏于洞内，穷家小户的姑娘，更是以洞为家，婆婆就在洞中住过三年。有一次，桑植陈家坪的土匪伍突然闯来，她的一个闺蜜被抓住，一群土匪将其蹂躏得晕死过去。虽然捡回一条命，但从此精神恍惚，疯疯癫癫。每每忆起，婆婆都疼惜不已。

那年，不满十八岁的婆婆，由父母包办，与小自己四岁的表弟（我公公）拜堂成亲。当时公公还是个在读初中生，个头矮小，少不更事，且调皮顽劣。婆婆说，拜堂时，却不见新郎，大家到处去找，结果发现他在塔外与一群男孩抢鞭炮玩。婚后，一米六五的婆婆，与矮她一载的小丈夫走在一起，都觉得分有几分滑稽。回门时，路旁一群做农活的人好奇的议论道：你看那两个人，说是两口子吧？男的好像还是个伢儿，说是两姊妹吧？又背个新姑娘细背篓儿，哈哈，公公气得骂了几句脏话，摔掉背篓一溜烟跑了。从此，两口子回娘家，要不就是晚上走夜路，要不各走各的，公公远远地跟在后面。婆婆总像个大姐姐一样，不吵不闹，默默等着他。

也许，应了那句老话“女大三，抱金砖”。婆婆与公公这对不被外人看好的姐弟夫妻，竟那样平平稳稳一直往前走。几年后，年满十八岁的公公，已出落成一个英姿勃发的俊男。他悄悄报名参军，换了军装才告知家人，婆婆虽有千万不舍，为了丈夫的前途，还是坚定的支持他。公公一去十三年，远赴山东济南、泰安等地，在部队当过野战兵、上过军校、任过连指导员、军分区司令员秘书，从士兵一路干到营职军官，成为家族中第一个光荣耀祖的“国家人”。婆婆顺理成了“光荣军属”、“光荣四属户”。可“光荣”的背后却是含辛茹苦的劳累辛酸，上要服侍公公婆婆，嗲嗲两代老人，下要哺育五个儿女。插秧割谷挑石灰，挑水砍柴扯牛草，白天队里捞工分，晚上洗衣做饭忙家务，既当女人，又当男人，轻的重的一肩挑，有时点着煤油灯还在地里干活。每天，婆婆都像个陀螺不停地转呀转，纵有一肚子白话也没得空讲，也没人听她讲。

终于有一天，公公转业回乡，到公社卫生院任指导员。好不容易熬到夫妻团聚，可公公因在野战部队的艰苦环境中落下肺气肿、支气管炎等病根，成了“药罐子”，婆婆肩上又加了照顾公公身体的担子。那些年，公公被安上莫须有的罪名，打成“走资派”，不时挨批斗。婆婆不懂政治，但她坚信丈夫是被冤枉的，多次义正言辞的与“造反派”理论。那是一个酷热的夏天，公公又被“造反派”押着和几个“牛鬼蛇神”一起挂牌游乡，婆婆不顾一切地背上干粮和热水瓶全程陪游。一路翻山越岭，一村又一村。烈日炎炎，她让公公喝了有水喝，饿了有干粮吃。而“造反派”们跟了一天，又渴又饿又累，找到头头发牢骚：这哪里是整走资派，分明是整俺自家，活受罪，不干了！至今，三官寺还流传着多年前公公“游乡”的笑话段子。

婆婆不相信命运，待后来她生下两个儿子三个女儿后，才发现女人难处多，老来福气也多。家庭和睦，生活快乐，子孙满堂，个个孝顺。她乐得合不拢嘴，或许是心情愉悦，或许是人老话多，渐渐地，婆婆变得越来越爱讲白话，而且精气神十足。有几次她和我母亲两亲家母睡在一床，一夜讲到了天大亮。为此，我老公笑“妈妈的白话牵了藤”，弟弟则给她取了个“白话佬”小名。婆婆毫不在乎：我就是要讲，要讲，而今的社会只有这么好哒，我心里喜欢！我则敬佩婆婆知足常乐，一身的正能量，哪怕身为一根小草，也应感恩阳光。

婆婆今年九十四岁，依然精神矍铄，身体硬朗，眼睛能穿针引线。深秋时节，我们陪她到老家住了一段时间。老人家一踏进老屋，仿佛一下回到从前，那个忙啊，不是种菜、就是做针线活，还拄着拐杖背着背篓到收割过的田野捡粮食，还准备养鸡。晚饭后，一家人围坐火塘边，红红的火焰温暖着整个屋子，婆婆又兴致勃勃讲起白话：从过去的苦难讲到今天的甜蜜；从红军、土匪、六少爷、邓保长讲到老屋的祖公祖婆、伯伯叔叔，七大姑八大姨，如放一部长长的电视连续剧。

我和弟媳，还有喝得半醉的老公和弟弟，一边静静翻着手机，一边假装认真地听着，偶尔插上一两句。其实，这些白话，我们已不知听过多少遍，早已耳熟能详，烂熟于心，此时只为哄她老人家开心而已。

我常想，公公五十六岁英年早逝，给我们留下无尽的思念和遗憾。婆婆因为没上过学，读不了书报，看不懂电视，用不好手机，讲白话是她唯一与人交流的方式。而随着时光渐逝，她的同事、朋友、兄弟姊妹大多作古，可说话的对象越来越少。作为子女、后辈，抽出时间，静听老人讲述，与她一起回忆过往，何尝不是一种很好的陪伴与孝顺呢？

听婆婆讲白话

□澧兰